

为祖国核工业辛勤耕耘五十年

○袁世颐（1964 自控）

受教于清华

我在广西南部农村长大，依靠助学金在偏僻小县城的北流中学读完中学。1958年8月，我以优异成绩如愿考上了清华大学。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1958年9月2日，我从广西坐几天火车到了北京，踏进了清华园。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在报到时，学校把我从电机系改录到新成立的自动控制系。我知道这个系学的是尖端技术，是



1964年8月，毕业设计小组留影。后排左起：张毓凯（导师）、钟士模先生、吴麒先生、齐国光（导师）、齐振，前排左起：毛钟宽、袁世颐、戚凤兰、张菊鹏

国家的信任我才有了这个学习机会，我感到既高兴又责任重大。

在清华大学上学六年，为不增加家庭负担，十多个寒暑假我仅回家乡一次，其余的假期都是留校学习。1964年8月毕业时，我得到两项奖励：一是清华大学“学习优良毕业生奖状”，二是毕业设计“光电式玻璃熔炉液位测量系统（国产化）”，获1964届“清华大学优秀毕业设计小组奖状”。这是一个结合当时国家需要“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所有苏联援建工程项目的仪表、电子设备和备品备件都不能进口了。当时，国家大型企业石家庄华北制药厂玻璃分厂的光电式玻璃熔炉液位测量系统，无备件更换，难以继续运行，严重影响到生产。我和毛钟宽、戚凤兰同学组成的毕业设计小组，在张毓凯、齐国光两位导师指导下，承担了这项任务。我们认真查阅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深入工厂调研，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师生和工人师傅共同努力，我们很快完成了测量系统关键电子器件国产化的设计改造及安装调试任务，并在工厂中获得成功应用。

毕业离校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时，心里牢牢记住了清华给我最深刻的三条基本教育：一是脚踏实地，勤于思考、扎实工作，做老实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报效祖国；三是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三条，成为我的终身奋斗目标和对国家对人民的承诺。

耕耘与奉献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二机部第二研究设计院(后更名为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工作。从参加工作至90年代末的三十多年中，国家发生了很多事情。在十年动乱非常时期，我没有头脑发热，而是牢牢地按照清华的教导，服从领导安排，主动到国内各个现场，参加工艺科研试验、仪表研制、现场设计和配合施工，不管做什么都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去做好。在老同志的指导下，经过十多年在科研设计一线埋头苦干的磨练，我的业务及管理都有了显著提高，逐步成为单位的技术骨干。1975年5月，我担任了仪控室在线分析组副组长，1985年4月被任命为仪控室副主任。1987年4月被评为高级工程师，1994年12月被评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在设计院，我从事的主要工作是核工业乏燃料后处理工程仪控专业的科研及工程设计；民用工程自控仪表、计算机控制的工程设计；在科研方面主要承担国家“八五”攻关项目——脉冲萃取柱工艺运行状态非接触测量系统的研究；萃取设备内铀浓度在线测量仪表和乏燃料后处理主工艺运行参数非接触式测量仪表的研制。

因为工作需要我们经常要到一些高校、科研单位以及西北、西南核基地出差，一去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我与妻子在同一个单位，家庭及孩子都未能尽责照顾。我的三个儿女中有两个都是出生几个月后，就抱回广西老家喂养，好几岁才接

回身边。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之前，我们到西南参加现场设计，住的都是“干打垒”土坯房或木板屋。冬天，屋里没有暖气，没有炭火，非常寒冷；到西北现场配合施工，祁连山雪山的雪线很低，天气更冷，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到室外都得戴上大棉帽，穿上笨重的老羊皮袄和厚厚的棉裤棉鞋。那时候的伙食也很差，仅仅是能吃饱而已。我们都不怕生活艰苦，上至各级领导干部和从国外归来的老专家，下至普通工人和我们这些工程技术人员，都不讲价钱，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只要能按时完成工作任务，我们心里就有一种很痛快的幸福感。

十年动乱结束后，国家吹响了“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现代化进军”的号角。正当年的我如鱼得水，以忘我精神融入到新的科研攻关洪流中。那时候，以我为项目负责人合作研制成功的“超声波铀浓度计”和“萃取槽（柱）内铀浓度在线测量小型双通道超声发送器”，在我国两个大型乏燃料后处理厂中获得成功应用，并分别于1978年和1985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发明三等奖；80年代末，我与同事承担的某引进工程“彩色荧光粉工艺控制装置及控制软件国产化设计及研制”项目，我坚持设计院除承担“控制装置”的设计及研制外，同时把十多套“控制软件”的开发承担下来。经各方共同努力，不仅仅做到了一次投运成功，节约了大笔外汇投资，更重要的是“控制软件”由国内开发，使我国掌握了外商未提供的许多关键工艺操作细节技术。该项目于1994年获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90年代初，我与同事配合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完成“年产两

□ 值年园地



2008年6月，袁世颐学长在四川抗震救灾现场

千吨杀虫剂生产工艺计算机控制工程” 科研开发及工程应用任务，获1995年湖南郴州地区科技进步一等奖，化工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9年以后，我虽然退休了，但在返聘当技术顾问期间，仍然坚持承担一些科研工作，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成果。1974年至今，我在相关专业刊物或学术会议上，发表了二十多篇有较好实用价值的科研报告或专业学术论文。1988年，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授予我“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2年10月，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情系大西北

我于1999年7月退休，被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聘为技术顾问，仍然从事乏燃料后处理工程仪表与控制的科研及工程设计工作。从2001年开始，我被派往西北核基地，承担我国第一个动力堆乏燃料后处理中间试验厂的现场设计，配合仪控专业的工程施工、安装、调试的技术指导工作。我成了“老基地”戈壁滩人中的一员，

长驻整整十年，直至2010年12月21日，中试厂热调试圆满成功。

我是设计院派驻现场的设计代表、调试代表，是设计院现场服务队负责人之一。在工程施工与设备安装最紧张的三四年中，我不得不加班加点，常常在凌晨三四点钟就爬起来伏案工作，到天明时又带领年青人投入新一天的工作。我非常注重对年轻人的培养，有意识地与他们一起分析研究；遇到工程施工和安装调试难题，也是与年青人一起深入到现场，与一线工人和技术人员想办法解决，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年青人。我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深深地影响着刚从大学毕业来到现场的年青人。

欣慰与满足

当被问及默默奉献数十载的感受时，我心情平静，从不后悔自己所做的选择。从光着脚丫在贫穷偏远的农村长大，像做梦一样考上清华大学受到极好的教育，到幸运地得到在国家尖端科技领域里服务的机会，退休后还能为我国核工业的建设作出贡献，实现了“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愿望；特别是看到一大批年青“中核”接班人迅速成长，我感到欣慰、感到幸福和满足。

2014年3月

